

不知该原谅什么，诚觉世事皆可原谅



世事皆可原谅

从一座城换到另一座城 从一个国家换到另一个国家
看眼前的人来来去去 看林花春红 看逝川流光

余乐言 著

 群言出版社
QUNYAN PRESS

世事皆可原谅

余乐言 著

 群言出版社
QUNYAN PRESS

· 北 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世事皆可原谅 / 余乐言著. — 北京: 群言出版社,
2016.1

ISBN 978-7-5193-0025-8

I. ①世… II. ①余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313386号

责任编辑: 陈赫男

封面设计: 仙境

出版发行: 群言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(100006)

网 址: www.qypublish.com

自营网店: <http://qycbs.shop.kongfz.com> (孔夫子旧书网)
<http://www.qypublish.com> (群言出版社官网)

电子信箱: qunyancbs@126.com

联系电话: 010-65267783 65263836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法律顾问: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

印 刷: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32

印 张: 8

字 数: 170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5193-0025-8

定 价: 32.80 元



【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】

序

几年前听原创型歌手Katie Melua的Spider's Web（蜘蛛网），里面说“对与错之间的界限，就像一根蛛丝的宽度，钢琴键只有黑白两色，却在你的脑中奏出百万种颜色”。（The line between wrong and right is the width of a thread from a spider's web. The piano keys are black and white, but they sound like a million colors in your mind.）听到这两句歌词的瞬间我有些恍惚，好奇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子怎么会写出这种大彻大悟的词句来。

后来翻阅了一下这位歌手的生平，发现她出生于苏联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，1993年由于格鲁吉亚内战，八岁的她随着家人迁往冰岛，十四岁时又迁往英国定居。你看，在这样的和平年代，我们身边又有多少同龄人经历过这样的戎马勋勤与颠沛流离？

我们的战争与流放多是和平年代的挣扎与逃避。一个负荷压力并感到些许疲倦的人很容易对现世不满，并对那些与自己有着距离感的时空与次元产生幻想式的期许。前阵子我和一些读者朋友讨论

现代人的情怀，惊讶地看到很多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在向往战争年代！他们不在意战乱给苍生百姓带来的生存上的痛苦，而是强调那样的伤疤年代所铸就的人类的功勋，这难道不是现代人的一种逃避吗？

这种逃避的情绪无处不在，有时甚至很难捕捉到，因为它可以微妙而无害。

例如近几年常会有人问我：“你怎么不在朋友圈里多贴些随手拍的照片，多写些国外生活中的小见闻？”几个月前一位读者跟我说：“能不能多写写你在国外的感受？你毕竟在外面生活这么久，写的东西会不一样。”

我想，他们想看一些与他们的现实生活不同的风物，而我却不知道写国外的什么。正因为在外太久，久到无法用一个旅人的无辜而善意的眼神去看待身边的一切，也丧失了对大家关注点的敏感度。我在所谓的欧洲田园小镇生活过，在莱茵河畔古堡葡萄田间的小城生活过，在美国高楼林立的都市生活过，在中产阶级聚居的郊区生活过……不知是幸还是不幸，凡是生活过的那个地区、那一种状态，于我都失去了那种宣传画册所传达出的出世之感，没错，我不是一个旅人，我无法只感受那些表层的美好，无法在这些地方逃避现实，因为它们对于我来说即为现实。

这听起来似乎有些负面，然而我不希望你们——我曾经谋面或者未曾谋面的你们——去幻想一个脱离现实的桃源。

欧洲不是，北美不是，战争年代不是，网络不是，这本书亦不是。

十几岁的时候我还是一个“是非分明”的人，能说出什么是

黑什么是白，这十几年来，我四处漂泊，看人，看风景，看林花春红，看逝川流光……我从一座城换到另一座城，从一个国家换到另一个国家，身边的人来了又走，走了又来……永远记得二十一岁那年冬天的早晨，我坐在去浦东机场的大巴上，看着凌晨霓虹稀疏的苏州城，我对自己说，终于要离开这个地方了。五年后我再回到苏州，闻到空气里那熟悉的早点味道，看到街边古色古香的公交站台，曾经忙着想要离开的城市，在那一刻竟是如此亲切而动人。

也许从那一刻开始，我的世界里再没有“黑”与“白”，再也没有那么分明的爱恨，那些让我恼过、伤过、喜过、乐过的人与物，不过是我和这个世界的交集与碰撞，再回头，它们赋予我的只是一笔笔的经历财富。而我，也渐渐地开始去怀念和思索那些丰富的人与物，它们曾经就像黑白两色的钢琴琴键，如今却在我的世界里反复演奏着多彩的音符。

经历过战乱的歌手Katie Melua写出了这样大彻大悟的词句，而生在和平年代的我，挣扎过、逃避过，如今我带着这些分散在世界上各个角落的故事坦然回归，并有幸将这些形形色色的人与事通过这本书与你们分享。

也许，看了这本书，你也会发现，没有什么人或事是不可原谅的，不如一笑泯恩仇。

目 录

001	❶ 初初见你，却已是匆匆那年
045	❷ 像她们那样不完美
085	❸ 有多少错可以不坚持
129	❹ 爱是跋山涉水的不放弃
157	❺ 让我们更加犀利地活着
207	❻ 伦敦大桥垮不下来

^

1

初初见你，
却已是匆匆那年

>>> 年少时，总觉得将来会有很多次精彩的遇见，
唯等岁月走远，回头注视，
才发现初初遇见的那一次竟然那么美，
可也许它就美在那初初的一瞬间，
如今它依旧美丽，
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给它机会让它走出那一瞬。

吕德斯海姆的清晨

那天清早我在“叮叮咚咚”的教堂晨钟声中醒来，努力在想，自己在哪里。

意识在脑中挣扎着复苏，我看见白色的床单，白色的墙壁，白色的晨光，这是一家旅店，一千年前的城堡改建的旅店，伫立在莱茵河畔的山崖上，是了，这里是吕德斯海姆。

我曾经在这个小镇停留过两次，一次和恋人，一次和父母。

恋人曾在儿时跟随他的父母来过这里，从此这美景便留在了心里，后来遇到了我，于是带我来到这里，与我分享。同样的原因，我把父母带到这里，与他们分享。可谁知道恋人的父母当初为何把他带来，是另一个记忆的驱使吗？

如今我在吕德斯海姆的清晨独自醒来，独自踏着晨露和石阶去往山脚的小镇，我还记得当年踏着同样的石阶拾级而上时，头顶上的那半轮圆月。

莱茵河畔的初夏是我的最爱。矢车菊在郊野开出一坡的蓝，河

水沿着山涧逶迤流深，对岸的小镇仿佛墙上的油画，五颜六色的房舍都已虚化，只剩教堂的尖顶清晰地占据着整幅画的黄金分割点。河面上的白色游船缓缓开动，成为这幅画中唯一的动景。

我走在画眉小巷那遗存千年的石板路上，小镇还没有醒来，巷子里空空荡荡，一旁酒廊前的黑板上还留着昨夜的酒单，微微染着晨露，酒单上骄傲地书写着本地出产的各种葡萄酒，酒名数十年如一日未曾变过，字体潇洒不羁，仿佛也醉在了这酒香里。我知道，再晚一些这酒廊便将开门，密密匝匝的纪念品店铺也将开门，这石板路上也会载满熙攘的游人。

我蹲下身触摸脚下的石板，当年的恋人曾跟我说，摸一摸这石板吧，它一千年来未曾变过，后来我带父母来时，也对他们说了同样的话。

石板还是千年前的石板，月还是千年前的月，古堡还是千年前的古堡，葡萄酒酿着千年前的味道，莱茵河水在山涧停停流流一千年，矢车菊在山野开开落落一千年，一千年来，镇上的屋舍拆拆建建，镇上的游人来来走走，唯独一些心绪，在时间和空间里辗转轮回，在天地日月中永恒流传，从爱你的人到你爱的人，从我，到你。

幸福的初始

我坐在《芝加哥论坛报》楼下一家叫做Argo Tea的茶吧里，听对面的辛迪抱怨这个雪天。

这场雪是昨天夜里开始下起来的，到了今早就积起了六寸厚，市政照例派了盐车在各条公路、马路、街道上撒了盐，故此今早起来路上早就没了积雪，但任何事情都有好坏两面，没了冰雪，车底和鞋底上却裹了厚厚一层很难清洗的盐霜，辛迪抱怨的，正是这盐霜。

我从窗口望出去，雪下得杂乱无章，灰蒙蒙一片，那些美丽的辞藻——漫舞、无瑕、冰清玉洁、粉妆玉琢……仿佛都与它无关。

小时候，到了年跟前，一旦早晨起来发现下了雪，父亲便换了一副盎然的声调，到我房里喊道：“大雪封门喽！快起床看看吧！”

我被父亲那样吵醒，立即皱着眉撇着嘴，但随即往窗外一看，便露出一张笑脸，再也赖不住床，急急地想起来了。

小时候，幸福是简单的。雪好看，白白的，落在衣服上、树枝上，茸茸的；雪好玩，摸上去凉凉的，像冰棍，还可以随便揉捏成想要的形状；雪还好吃呢，趁大人不注意，拿舌头一舔，“咯咯咯”地笑起来。于是，下雪了，就觉得幸福。
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

辛迪的问话将我拉回茶吧里，我的手上有一杯散发着诱人果香的巴西莓白茶，这一家的茶很有特色，努力将世上的可口美味与各种类别的茶结合在一起，但这搭配又是有讲究的，比如说大名鼎鼎的红丝绒蛋糕中的红丝绒，就只与红茶混合。

这里的每一款茶都是那么有趣而独一无二，有聊得来的朋友来看我，我就会带他们过来坐坐，第一次来的人总是感到新奇与开心，他们坐在这里，窗外是这座城中最为繁华的大街，窗内有各式各样可口的茶点。而我，已经尝遍了这里的每一款茶点，可还是常常开个小差过来坐坐，我来这里，已经不感到新奇，有时甚至不开心，有些情绪，需要一个人坐在这里消化掉。

辛迪也常来，显然她也不感到新奇，今天她也不开心。

“你说我，最怕冷的一个人，居然跑到芝加哥来了，这冬天，熬不到头似的，说到底还不都是迁就我老公。”

女人一抱怨起来，就会爆发出惊人强大的逻辑思维能力，比如说辛迪，从鞋底的血霜拓展到自己的人生和婚姻。

其实我认识的大多数女人都比辛迪拥有成为怨妇的资本。其实辛迪也不是怨妇，只是今天有些低潮。

这些年，我看着辛迪一步步走来，见证了她所有的坎坷与收

获。毕业后纠结是留在美国还是回国发展，和操着母语的美国人以及学位一个比一个高的待业人员竞争找工作，和前男友分手抑郁到一度要看心理医生，后来她爬到这个资深财务顾问的位置，找到一个拿着JD法学博士学位的暖男，和暖男结婚成家并拥有一个天使般的小女儿……

五年前，辛迪为前男友哭得肝肠寸断时，如果可以快进到今天的生活，她一定是十万个愿意。

十年前，辛迪在中餐馆端盘子支持自己的学业时，一定觉得今天的生活就是奋斗的动力。

三十年前，算命的如果告诉辛迪的父母，这女娃将来会在美国出人头地，住大房子，开好车子，家人一定喜笑颜开。

……

现在，辛迪坐在我对面，抱怨了半小时的天气、老公、孩子、工作，就像常来这家茶吧的我们，她已经过了那段新奇期，开始纠结美食与美景之外的不美好。

初始时，幸福总是件很简单的事情，像我们伫立在人生的开端看雪，像初来的旅人坐在这家茶吧品尝各种新鲜滋味。可后来，我们的要求越来越多，渐渐地，使我们感到幸福的条件越来越复杂。

我见过一位患有“囤积强迫症”的女性患者，她的家里没有一个角落不是堆满了东西，这些东西年代久远，从她记事起就开始囤东西，没有一样舍得丢掉，每一样东西她都觉得是有用的，丢了它仿佛就丢了一段人生。起初她的症状没有很明显，勉强还可以生

活，可是近几年越来越严重，大到坏掉的电器、家具，小到废弃的包裹盒子、断了的发绳，她全部都留着。终于，家人意识到这是一种心理疾病，向医生发起了求助。

医生到了她被杂物堆积得无处插足的家中，要求跟她做一次火警演习，当火警警报拉响，三十秒内，她只能够带一样东西跑出去，而剩下的东西，都会随大火付之一炬。

“只能一样？”她反反复复地问这个问题，在得到医生一次又一次的肯定后，她脸上的表情越来越痛苦。

一切就绪，所有人员撤离这所房子，只把她一人留下来，警报响了起来，通过安装在房间里的摄像头，我们看到她在起先的十秒惊慌失措，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跑，随后，她从桌子上抓起一样东西，便跑了出去。

医生在外面接到她时，她已经泪流满面，无法言语。

医生说，让我看看你拿的是什么东西。

那是一个相框，里面是她和家人的一张合影。

那一刻，她的痛哭一定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，也许是为留在房子里的东西心疼，也许是对怀中所抱亲情的珍惜，也许夹杂着紧张、惊恐，和一种暂时无以承受的悟……然而，她带出的东西又是那样简单。是啊，纵使我们会沉沦在多么复杂的欲望中，在触摸到生命末端时，我们所需要的，不过是一个极其简单的东西。

我把这个故事告诉辛迪，我问，回头想想，你对幸福的真正要求是什么？

回头想想，我们对幸福的真正要求是什么？

被上司批评了，和情人生气了，想买宝马兜里却只有买奇瑞的钱，冬天太冷了，夏天太热了，想把父母接来过年可公婆也想要过来……这些，究竟是囤积在我们心房的垃圾还是幸福的必要条件？

走出茶吧，天空呈现出入夜的第一抹深蓝，雪还在下，我像小时候一样仰起头，看那星星点点的白色，如此轻盈，如此简单，不知从何而来，也不知去往何处。我想起父亲那声盎然的呼唤：“大雪封门喽！快起床看看吧！”今天的雪依旧飘着旧时的颜色，亦如初始时藏在我们心底的，对幸福的简单要求。

我将葡萄酿成了酒

那时候还很年轻，略微迷茫。

那个下午接到沐歌一个电话，说她在波尔多了，说阳光很好，问我要不要过去跟她待几天，就像在学校时一样。

我当时在法兰克福附近一家超级小的公司打工，挣着税后一千二百欧元的月薪，只因为那家公司愿意帮我办工作签证，不过好在有大把的假期，记得每年除了杂七杂八的公休日外，还有六周的私人假期可以随意支配。

我问她在那边干吗，她说在法国转悠路过那里，觉得特别心安，于是就租下了一所小公寓，租了三个月，在那里画画。

那一刻说实话我心里是羡慕的，她不用为了一千多块的工钱或者一张签证去委屈自己，累了，就留在一个地方画画、生活。

“去了之后我们干吗？”

“不干吗，”她在电话里打了个哈欠，“晒太阳、喝葡萄酒、聊天、睡觉。”